萬曆疏鈔

礦稅類

萬曆疏鈔卷二十九

礦稅類

開礦事在必行敬陳愚慮以備採擇疏

馬鳴鑾 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
萬曆二十四年八月

七月二十日准戶部咨臣乃知我 皇上特允府軍前衛千戶仲春等採礦之奏該部一疏請勘再疏差官俱奉 聖旨以糜費騷擾爲戒又令撫臣調兵防護而叮嚀之曰務保無虞臣仰窺 皇上於阜國安民蓋留神愼重之至矣夫大工方興經費浩繁誠得

百萬金以佐水衡之急臣且踴躍爲之況明旨其嚴如此乎祇緣關繫地方事體重大臣欲以利害之說進而該部及科臣已詳言之皆苦口之忠言老成之極思也聖心斷在必行臣耿耿亦復何說即日督行司道查照遵行肅上命也但其中事情尚有未可遽然嘗試者臣昔爲滇南兵備五載頗知礦事敬爲皇上陳之夫礦一也在滇南何開之易而中土何以難也滇南越在萬里諸礦洞又偏在蠻烟瘴雨深山窮谷之中其洞夫皆召集於洞頭而養贍其家

然亦本省貧民遠則川貴遊食無賴之子每洞多不過二百餘人止耳非有蟻聚蠭屯不可散之勢也而所在有土司勁兵殲壓之亂安從生若河南南陽則所謂四通八達之地也礦徒偶一嘯聚輒以千計今聞此風聚而待採者不下數千人矣豈皆土著之民如文節等哉臣查文節本身地不足二頃更荒穢不治合一戶之地派糧只六十餘石升合不納也度其力量豈能自開令數千人叢集而開節又未必能管束也彼不逞之徒知利有所分豈其以辛苦所得之礦

砂而盡歸於鑪冶將一一使官兵追詰則抗拒格殺無日無之亂從玆起矣必令礦徒馴於採取而又樂於輸官然後可此臣愚慮之而未有良策者一也臣覲滇南銀場大抵視砂之衰旺每百觔可煎銀若干委官量抽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定為則例而洞長輸焉有司第以官法治之禁其棼爭而坐收其餘利耳故民樂於採而無觖望躑躅之心今使百姓自採是矣而一洞所產得礦幾何三七分之得銀幾何彼文節者額徵稅糧不以給公上而一旦自捐工本歲

輸內帑數百萬金不待智者而知其詐矣且礦徒聚
處飲食若流非埔腦所能獨辦也其勢必接濟於遠
近之居民居民啗其厚利亦不惜罄所有以供之接
濟窮而米糧絕雖有金錢無從糴買饑餓日迫非劫
奪胡以爲資如近歲礦棄間事可覩矣此臣愚慮之
而未有良策者也夫礦開則土著之民釋耰鋤之
業而逐錐鑿之利田疇荒蕪富歲無望茲其害猶可
言也惟是礦脉易衰而人之趨利無厭異日者此曹
引類呼朋不至數十萬不止大衆共集強者爲雄有

限官兵作何防禦此臣愚慮之而未有良策者三也即以調兵一節言之明旨不許支費錢糧而各兵行糧則不可必者採礦非旬月可罷則調兵非旬月可撤聞嘉靖間防守官兵一千二百員名非多也而廩給口糧所費不貲彼其時積有餘金尚堪支用今饑荒之後所在庫藏空虛矣而差官往來更有必不可省之供應將取於民乎抑取於礦乎此臣愚慮之而未有良策者四也夫礦不難開也開之而上有益於朝廷下有濟於百姓奸宄不敢煽亂戍卒不致糜

費則亦何憚而不開臣與該省撫按所謂當事之臣也欽奉綸音敢不悉心經畫以稱上意顧所謂經畫者必熟慮而後得之今臣徒抱此區區之慮而計無所出不及今一陳於君父之前非忠也伏乞勑下戸部查議長便之策覆請行臣等遵奉施行若其間禍患可虞之事臣不敢具論皇上聰明天縱儻穆然深思必以部科諸臣之言爲是則成命可以收回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匪獨中原地方之福也

中原困疲乞停開採疏

姚思仁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五年四月

竊惟中原八郡實為天下樞機南控江淮北引燕趙東聯鄒魯西達關陝從古以來帝王必爭之地譬之人身則為腹心譬之屋室則為堂奧比因水潦頻仍民困至極至于子食父肉人食馬糞 皇上憫重地之荒允部科之議蚤發帑金數十萬兩漕米數萬石特簡能臣星馳往賑卽今凋疲之民不至流移死徙之盡者皆 皇上之再造也顧生氣稍回菜色未變

昨歲黍禾已經蝗蝻喫盡今春麥苗又復旱暵焦枯多方撫綏猶慮變生意外豈堪勝此開採之大役乎夫開礦之有害無利得不償失歷經諸臣條奏已明臣無容贅惟是臣自十二月十三日入境以來即巡行郡邑問民疾苦其間礦頭礦夫剝膚竭髓裂服鬻眉溺河縊樹之狀 皇上目不忍見者臣已親見之毀夫販婦折屋賣田鬻妻售子哀號痛哭之聲 皇上耳不忍聞者臣已親聞之變動生于眉睫叛亂起于呼吸大可慮者有八臣請歷數于前 皇上試垂

聽焉一曰礦盜哨聚召亂之可慮二曰礦頭累極土
崩之可慮三曰礦夫殘害逃亡之可慮四曰礦兵糧
缺譟呼之可慮五曰礦洞遍開浪費之可慮六曰礦
砂銀少逼買之可慮七曰民皆開礦失業之可慮八
曰奏官肆横激變之可慮夫宛葉素稱盜藪每每千
百爲羣藏匿山谷今礦洞一開蜂屯蟻聚而至者不
下數萬防守官兵雖極力捍禦屢有擒斬然此輩閔
不畏死恒伺間竊發倘兵力不支爲盜所勝小則剽
掠村落大則攻屠城邑赤目黄巾可爲殷鑒此礦盜

哨聚召亂之可慮者一也兩河連遭大祲僅存孑遺所稱殷實家無數十金之產一旦迫逼立爲礦頭凡供應器具工食皆令備辦原議礦砂官四民六今悉照原議礦頭僅得一分而又百計需索以至有自刎者有自縊者有棄家削髮而逃者獸窮則攫人窮則亂大可寒心此礦頭累極土崩之可慮者二也礦在重淵之下淺則須鑿二三十丈深則五六十丈方始見砂礦夫深入洞中不分日夜打掘鑿挖砂石虛浮忽然崩壓有破頭爛額者有粉骨碎身者有盡十餘

人兩壓死者寡婦長號孤兒痛絶聞之皆酸鼻隕涕凡應斯役者強則思亂弱則思逃此礦夫殘害逃亡之可慮者三也礦夫攘奪勢必備兵以爲防守兵須有月粮有行粮原議月粮出自官府行粮出自礦頭今礦頭止得一分力必不能辦而兵士暴露山谷間旣無房以居又無粮以食萬一有不逞狂謀號呼揭竿而起夫礦盜亂有兵與敵礦兵亂誰與敵之兵與盜合撲滅爲難此礦兵粮缺呼譟之可慮者四也南陽一府奉旨開採者文家等洞河南一府奉旨開採

者嵩盧等縣止耳奈何日增月益今日開一洞不見砂明日復開一洞不見砂後日又開一洞奉旨者開不奉旨者亦開有砂者開無砂者亦開增礦洞必增礦頭增礦頭必增礦夫又增防礦之兵又增防兵之餉卽變嵩岳爲銀猶難取給此礦洞遍開浪費之可慮者五也礦砂須用煎硝煎硝須用搭配據各州縣報至有取神溝砂四十斤工錢一兩二錢燒銀二分者有取金溝砂五十斤工銀八錢燒銀六分者有取湯鍋砂五十斤工料銀一兩燒銀一分二釐者煎砂

旣虧于是乃賫砂取償商買見無利持臂而去其勢不得不强民以買之至鬻田產售妻妾賣子女捨命包賠者父子仳離室家傾業大非太平氣象也礦砂銀少遏買之爲慮者此也汝南當積荒之後民皆散于四方艱車轍所至見閭閻蕭條生齒凋喪卽令有司散倉穀給籽種加意招徠尚懼不肯復業自開採後民之稍有家業者爲礦頭次者爲礦夫以故民皆棄耒耡而事錐鑿力不勝役皆離鄉井棄廬舍而逃故田野荒蕪者益甚差徭從何應役錢粮從何出辦

即將有司官日加參罰亦何益于事乎民爲國本豈容逼迫至此此農皆因開礦失業之可慮若七也開採原爲鼎建大工非爲奸徒囊槖計也不意仲春一到地方橫行無忌耿視魯坤等不聽約束帶棍徒張應先張熏韓來鍾應文等數十人俱繫金帶張黃傘乘夫轎假造欽差員牌私置關防徧行開採上砂盡入私囊逼死張文禮等十餘命騷擾驛遞凌虐職官以至人心洶洶怨聲載道此奏官暴橫激變之可慮者八也夫礦兵之所取給礦頭之所包賠有司之所

賠補驛遞之所應付孰非　皇上之財乎礦頭以賠累死礦夫以償壓死礦徒以爭鬪死貧民以逼買死孰非　皇上之民乎自開採以至今日已逾八月自初解以至今解不過四千向以根本重地　皇上舍三十萬之金以全活之而猶以為不足今以大工重役　皇上為四千兩之礦以困苦之而尚以為有餘及今不為停止恐禍起蕭墻變生肘腋他日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于存亡之數矣　臣所以拊心泣血而泉鳴于　皇上之前也抑　臣又有獻焉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夫以諸侯而尚不當寶珠玉況天子乎家四海臣中國而可以貨賄爲寶耶故鹿臺積而商郊墟私藏盈而漢祉傾洛口充而隋祚絕瓊林滿而唐室衰其錙累銖積晝筭夜筭求足帑藏而富府庫者曾不得其半適一緰之用適足爲奸雄盜賊之資藉耳伏願 皇上鑒鹿臺瓊林之覆轍思財聚民散之明訓勑下戶部召回開採之臣將仲春等拿問則聖德光于日月 皇圖鞏于泰山臣無任激切懸望之至

採礦利薄民困難堪懇恩停止以光聖治疏

馬鳴鑾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
萬曆二十五年五月

臣竊惟開採之事以利言也上固欲其利國而下亦欲兼以利民此固陛下意也即仲春原奏亦謂可歲供數百萬金於內帑可急救貧民於塗炭豈不悅耳足聽哉今南陽所屬州縣但稱有礦去處掘空無遺礦夫深入洞中爲土石所壓破腦折骨而斃者若干人矣煎砂必須搭配礦頭窘於無資多有典房賣產鬻子女以充費者矣煎銷既虧工本不得已而賣砂

又不能即售則令礦頭包納而無名之取且百出於是乎民愈不堪命矣更有鑿之累月沓無一砂空自賠錢縊死者相屬夫此民也非往歲大荒　陛下發帑銀三十萬以賑濟之孑遺乎今若此是反陷之於塗炭而安在其能救之也藉令果有厚利如原奏之言尚當軫念勞民議罷今採取入閱月矣毋論監衛二臣蚤夜拮据盡地利以圖自效即仲春等　陛下假之以督理巡視之權彼皆得發舒其能恐動郡邑快心雄行千載一時矣豈其貢狗懸羊躬自蹈之然

自初至今解進之數未滿五千則其利亦甚薄也百萬之云不令人掩口乎　陛下富有四海何賴此數千金之入而小民賠費不下數萬其哀號之狀則甚可憐矣防守兵糧既不得照原議取之於礦近擾南陽府申詳該給銀八千餘兩分毫無所出旋谷兵枵腹日久將不免脫巾之呼寧獨礦徒堪慮哉　臣每訪諸縉紳詢之父老有識者皆曰是役也實無利於官斂怨於民秖是仲春輩二三黠者所得不貲耳　陛下開礦為佐大工充內藏而顧使原奏官巧牟其利

乎去歲葉縣舞陽蝗蝻爲災民有菜色今裕州內鄉鎮平諸處異常氷雹二麥如掃朝不保夕之民彷徨思亂而採辦之苦剝削之害又從而驅迫之不遑之徒嘯聚日衆竊恐中原腹心之地將變爲戈矛戰鬬之場禍患非耻小也　臣叨有地方之責明知事勢可虞若苟避嚴譴不爲君父直陳之則　臣生平自矢之謂何伏望

陛下渙然發德音召回採礦之使以慰答民心以解消亂萌則歡聲洋溢於域中而

聖主無煩宵旰之憂國家永享泰寧之福矣

假官抽稅辱國虐民乞賜拏究以甦畿內窮民疏

傅好禮太常寺少卿　萬曆二十六年十二月

臣聞民者邦之本而財者民之心怨之階也利民以收其心則邦本固剝民以叢其怨則邦本危人實既撥拔莫自舒其關係國家爲何如者而況剝民至極令不堪命如今近郊截稅大辱國體者請爲

皇上言之夫京南海子西經門去都城僅一十八里又迤南四十里爲麗家庄店此固安永清霸州山東等處之通衢也凡米麥蔬果草炭雞鴨羊豕之類小民日

販易以輸於京師冀圖升合以爲生養之計從來任其自便無有收其稅者惟入右安宣武等門有門单過稅以佐公家之費然亦既稅之矣本年三月內忽有成羣光棍不知奉何明文豎張黃旗在雁家庄截稅不二三日內用鐵尺鐵棍打死本店不知名一人羣兇逃脫民稍安靜今十一月內又有一起虎棍在雁家庄店中一人假官執兵持棒從而擁護跟隨爲爪牙者百十餘人在西紅門一起中一人假官從而執兵持棒衆相擁護跟隨爲爪牙者百十餘人兩地

相去三十五里俱假充地稅不論大車小車驢馱人
背或戴或負不論雜糧蔬菓薪炭雞鵝牛羊或攜一
菜負一斗粟以過者無不阻攔抽分與者放行不與
者留住或剝去衣服以為質當稍有不從竹板木棍
一齊亂打強狠之狀無異刼奪昔稱析利剝民秋毫
無遺算及商賈下及雞豚者亦不過是卽今滿路盈
途往過來續怨氣衝天詛聲震地無不舉首蹙額相
對涕泣而曰聖明之世夫何使我至此極也況近畿
地方連年饑饉民不聊生木皮草根藉以糊口強刼

竊盜無處無之且東事殷殷徵輸緊急富者已貧貧者瀕死民心洶洶罔不思亂況可以此無名之稅非常之虐以驅之耶嗟嗟國家縱貧亦不應如是媟褻以求富貨縱可好亦不應如是頭會箕斂以求充實又況由一文以積十積十成百積百成千積千成萬而月以此爲 皇上充內帑臣言之不勝羞愧其辱國虐民孰甚于此耶又況所稅以萬計而國家止得其一餘俱歸于虎囊狼橐矣徒叢漫天之怨于國家基無窮之禍于宗社臣子何忍而不言耶爲此故敢

直隷下　皇上之前爲畿内之民請命伏乞勅下廠衛衙門將此等成羣兇棍挐送法司從重究處則畿民得生邦本固宗社寧矣

假官抽稅辱國虐民乞賜拏究以甦畿內窮民

疏

傅好禮 太常寺少卿 萬曆二十六年十二月

該臣於本月初五日爲前事具題請旨 臣於 臣寓齋沐待命於茲四日未蒙發下 臣竊疑之豈 臣之言未達於宸聽耶 皇上嘉納忠言誰敢阻隔豈 皇上不加意窮民一任虎狼之吞噬耶 皇上往年因天時久旱步禱南郊本年遣使之黑龍潭求雨輙應其爲畿內窮民之意甚殷殷也豈 皇上以假官截稅爲細事可置而弗問耶蓋官自一命而上皆奉欽依

各省設有榷關皆遵明旨令詐官截稅似非細事未可置而弗問也豈皇上以此輩抽稅無大害於地方而未甚傷民心耶數年以來近畿地方水旱頻仍徵輸告急小民負粟揭木轉販都城討獲升合少延一日之生今麗家庄稅西紅門稅四十里之中而收稅者兩處民命尚能堪耶民不堪命而畿內震動四方之變作矣言之至此可爲寒心又豈皇上以此抽稅假官爲廣安廣和二店之遣使耶夫二店一設張家灣一設天津衛去麗家庄西紅門約二百里夫

國家所設鈔關如臨清、揚州、九江、滸墅等處，必商賈經過本地，始稅其貨，未聞稅及二百里之外者也。此輩爲詐旨奪民，不問可知。以此言之，臣疏如救焚拯溺，不可不速發，以甦畿輔窮民之生也。夫皇上，父母也；畿民，赤子也。焉有赤子遭劫奪之苦，而父母坐視隱忍而不之救耶？意者臣之言未達於天聽也。臣是以昧死願至御前面陳假官截稅暴橫兇惡之狀，與窮民被劫倒懸之苦情，上徹宸聰，無不流涕。伏候敕旨

郡邪悞國　陳利害以固根本疏

劉日寧　司經局洗馬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

臣備員詞林有年進退論思詞臣之職竊見近日礦稅兩事羣奸巧辭欺罔朝疏暮使發者絡繹有識寒心復睹百戶王官奸狀以爲國家之隱憂莫大于此其初總以獻利助工揣度上意　陛下鑒一王官以深惟羣弁之奸永絕禍亂之本無如今日斯是用痛心雪涕齋沐獻言切以　陛下英武蓋世洞見萬里之外獨于天下之所共憂廷臣之所屢爭以爲不可

者甘之如飴意　陛下必有疑于兩事真便利而莫之解其疑有六曰增月長患且滋甚而其患有四夫陛下之所疑夫開礦者必以為天下之美利民無與也又省加賦而詐騙貽累不聞焉小民多依山谷久為宅墓而開採之使偏執宅墓以張密網貪行則免不行為害暴骸伐屋行道心酸又陰籍富戶姓名投之頑砂限以賠償鬻妻賣子甚者自經而壓倒之禍及于壯丁怨咨之民急可為盜此臣所欲為　陛下釋疑者一也夫　陛下之所疑于抽稅者必以為

國家之遺利昔尚脫漏今收之而實非也國家之立法詳矣船中之貨有貨稅所工部之權差皆是也載貨之船有船稅凡戶部之權差皆是也衙門基布道路相接計一貫入出多者三稅少者亦二稅非鳥無翼何地可逃此臣所欲為 陛下釋疑者二也夫 陛下之所以尊遣內臣者必以為內臣忠直不好名可無欺也夫 國家之大端有二曰禮義曰利害中官之識見及此者度不欲出獨一二愚暗之徒久在閑局意亦望一執事以明得意幸目前無事後且不

恒其何及于　國家以臣所聞大都市人所驅使也
節奉　勑行地方掇拾歷餘業已不能不爲人欺能
不欺　陛下乎近日王朝李道之事已犯人怒足爲
明鑒彼特上畏　陛下之法恐阻將來之路不以明
告耳臣所欲爲　陛下釋疑者三也夫　陛下之所
以並遣原差官民者必以爲習于地方之故無悞事
且曰某以此報卸以此責成可幸無揑奏而不知非
盡地方之人也不則其逋逃也自東征召募亡命集
京師稍窺　國家府藏之虛偏袒扼腕人人爭言誥

者倡爲事端聚徒括金鎮刺通神依武弁而武弁受制于中官而中官受欺此亦奸民之雄者且中官給事禁中法不外逾四方官民遠在萬里何由識其姓名而廉其忠謹臣所欲爲 陛下釋疑者四也夫

陛下之所以不信地方臣工者必曰是蒙蔽是沽名夫所謂蒙蔽者利歸于己而隱于上也而礦非有司之所敢開稅額非有司之所敢增此亦難欺矣即利不歸上亦不在下乃其議論之執持羣奸之齟齬又自有診有司爲 朝廷牧民而羣小譬則豺虎也牧

人之不狎豺虎有司之不狎羣奸亦萬不得巳之計假令激變召亂即不死于譖死于封疆矣固知有私之非沽名以救過也臣欲爲
陛下釋疑者五也夫
陛下之所以不信廷臣之諍而堅持于兩事必以爲無損有益也或者所損必而益大不知其先巳有損後之益又不救損也何謂先損一官有一官之費勑使出而驛傳之費十倍衙門之費又十倍輿臺廩祿之費又十倍衆彪前驅市獪扇焰一使輙數百人則數百倍蓋無礦無稅而先有府庫之耗亦
陛下

之財也且百人而分其利則進奉者特百分之一千人而分其利則進奉者又千分之一　臣以是知其無益有損欲為　陛下釋疑者六也以此六疑實生四患一曰京師之患夫京師腹心也腹心不能自養而資咽喉以灌輸恃腑臟以收納未有搤咽喉決腑臟能不病者　京師人稠地瘠又苦寒凡絲麻米粟一切之費都仰給四方自榷稅嚴而商賈絕則物價貴百萬嗷嗷無所托命饑饉水旱更復可虞　陛下威武足憑而愁嘆怨讟民易生心欲振無策欲制無

衙又范陽涿鹿古稱盜藪密雲近在北邊天津密邇海上蘆溝一舍有若剝牀此不可不慮也二曰四方之患夫四方肢體也人有痒痾疾痛相救則安交病則危未有束左右手足能自支者乃今礦稅之使東漸西及蓋所在不堪則所在皆可疑設有一人誤扞文網之誅勢窮情極則一方驛動一方驛動則四方嚮應天其厚祚我　國家幸而懲創而生民塗炭足爲寒心調度經營又當萬倍此不可不慮也三曰水陸竝至之患大凡奸細之作多依山澤憑險阻恣出

沒蕎言古昔然而今之兵水陸遍布矣東事稍解大兵四散萬一兵適與礦稅會則兵張礦稅激而與兵會則怨民張長江密箐都爲寇資蟻聚蜂屯近在呼吸此又不可不慮也四曰官民交困之患夫民官之守而官民之命也官惟將　朝廷之德意乃安民民惟恃有官之控訴則安其身近日郡守縣長吏中傷膚受俯首縲絏後來懲噎轉相效尤勢固不能有其民民失官如子失慈母無路可通閭室待盡其計畫無復所之竊恐亂系之益勢而朽索之難馭此又不

可不慮也抑古人有言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亦所當急圖之時矣竊見 陛下勵精圖治凡忠邪之分不久自明羣口如簧卽蹈斧鑕已漸曲突之忠又臣少有狗馬病近溺血怔忡亦恐一言未效卒先朝露以上負 國恩是以盡捐掇拾直究安危不避愚戇之誅願 陛下少察釋一朝之疑圖 社稷之計收諸道之使發廷臣之章寬吳寶秀等之獄開輔弼補牘之忠作臺諫折檻之氣其武弁之欺罔誤國者罪無赦則四民樂樂業萬國謳歌臣亦願有太平之頌矣

礦稅繁興人心惶懼懇乞聖斷亟停以保治安疏

馬鳴鑾 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 萬曆二十七年四月

臣惟天下無可乘之釁則奸豪回慮而禍亂自消人主慎未然之防則治道益光而民生永賴頃歲宵人言利者藉口大工巳新月異如湖廣荊州抽分原設工部主事一員徵商之額定矣今錦衣衛千戶章夢麒突有店稅之請 陛下即差內官陳奉領其事已而樂綱王官任各言馬稅則又置梁永於陝西委魯坤於鄧州夫荊襄南陽與陝之商洛漢中皆臣撫治

地也一時三遣使總爲利來旬日間遠近讙譁羣情洶洶自軍民商賈以至肩挑小販皆相覷嗟吁人無固志此無他則條鞭之害怵之也夫中州包礦之累撫臣業陳之矣臣可畧而勿言若商洛漢沔一帶自開採至今臣不聞某洞出砂煎銷金銀若干但聞某州縣坐派條鞭金銀若干勒限追解急於星火耳
陛下前有旨不忍加派小民而今之條鞭乃更烈於加賦彼喫草根度命之遺黎何以堪焉茲爲店稅之說者豈必有馬可市有貨可居而中璫奉命大自氣

蹈攘臂而從之者如蟻其趨又豈肯念國家二百餘年仁覆之赤子　臣度兵必將竭澤而漁橫奪閭閻闤闠之所有紛然騷動即雞犬不得寧焉是亦倏鞭之續耳此小民之所以魂驚魄散而震恐失措也夫財者民之心也既括其財必傷其心況輸內藏者十一而潤羣小之私槖者十九未嘗佐國用之急而民間已盡其脂膏計惟有轉乎溝壑已耳然楚故剽輕秦尤獷悍宛鄧間自昔多任俠奸人或未肯遽甘於死迫之不已必且奮鉏梃而與官兵爲敵有其呼之百

萬衆不難集也夫欲兆民之深怨損睿聖之鴻名啓奸豪煽亂之階成天下土崩之勢其究至於使忠臣義士竭智殫力而無以紓宵旰之憂當斯時也 陛下雖盡取原奏諸人投諸鼎鑊亦何及乎 臣草疏至此聲淚俱下伏望 聖明垂神省覽建萬世太平之策將前項礦稅亟賜報罷則並美堯舜增光祖宗社稷之福蒼生之幸矣 臣愚不能將順上意徒進憂危之苦辭彼言利者必以爲全盛之朝焉用杞人之慮然區區狗馬心不忍不言又不願其言之有驗也

政亂民離目擊真切懇乞聖明承天念祖救之
水火以自盡君道疏
李三才 巡撫淮揚都御史 萬曆二十八年五月
竊自礦稅繁興萬民失業朝野囂然莫知爲計閣部
九卿臺省百執事無不誦言之忠臣烈士孝子仁人
亦無不極言之 皇上莫之省也豈以或出於風聞
而不足憑與抑以或過於激切而不能聽與 臣今所
言倘能加於諸臣傾披肝瀝膽必欲一效於 陛下
者實以待之於目擊之真申之以和平之說不敢浮

亂憂語一味真誠爲萬民請命知　皇上仁孝神明當必有灑泣於臣之言者夫　皇上之位上天所託之位　皇上之天下　祖宗所授之天下也天以大位托之　皇上豈以崇高富貴獨厚一人蓋付以億萬生民之命使司牧之也故曰天子言代天子萬民也則凡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一民不得其所皆子民者之責也　祖宗以大統傳之　皇上亦豈以崇高富貴私其所親蓋授以億萬生民之命使安養之也故曰嗣君言繼　祖宗爲民主也則凡寒者衣之饑

者命之一民不得其所皆王民者之責也乃今則如何其不惟不衣之且併其衣而奪之不惟不食之且併其食而奪之征榷之使急於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又加增銀若干今日某處可稅銀若干明日又加稅銀若干今日某官阻撓礦稅差人挐解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爲民矣上下相爭惟利是闘遠邇震駭怨讟載道子萬民君四海者顧如是耶如[illegible]且境內抽稅者徐州則陳增儀真則暨祿理鹽者揚州則魯保蘆政者沿江則邢

隆千里之區中使四布某棊置星列如捕叛亡加以無
賴亡命附翼於虎狼不逞奸徒託名於城社如含山
之潘元等和州之陳所蘊等淮安之馬如壯等揚州
之蔣季柔等瓜州之鄭奎等儀真之吳大川汪三等
泰州之郭實等宿州之顧其禮戴環等或假雕印信
而公行嚇詐或冒充名色而明肆搶奪陸續經臣批
行該道有見問未結者有已問充軍者有致書內使
求免提解者至如中書程守訓尤為無忌假旨詐財
動以萬數破產傾家十室而九空屢有告發亦屢

批該道行查手口拮据日夜調劑僅僅得此然禍本不除竈薪不去左支右吾終何底止昨運同陶之明新自楚來爲道彼中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眞有盜賊所不敢爲不忍爲者生者含冤死者被虐毒施人鬼莫敢誰何然此輩實不足責也夫麒麟之於虎狼鳳凰之於鴟鴞固並生於世也人參之於砒霜茯苓之於烏頭固並蓄於肆也今惟近鴟虎而遠麟鳳取砒烏而棄參苓乃令之自爾無殺人無害人也有是理哉故臣無責於此輩也夫民心之離叛臣今不

暇論社稷之安危臣今不敢論獨念　皇上天托以
司牧之任而乃甘爲此掊尅之舉　祖宗傳以安養
之衆而顧使罹此流下之禍清宮靜夜試一思之聖
心忍乎不忍乎安乎不安乎臣知其決不忍且安矣
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　皇上愛珠玉人亦愛
溫飽　皇上憂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　皇上欲黄
金高於北斗之樞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
皇上欲爲子孫千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
一夕之計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

景象而有不亂者哉及至於亂亂則珠玉之貴不啻糞土之賤數年之積不足一瞬之用悖入悖出笑衆失國每誦斯言心寒魄散吁可畏也已夫 皇上所居之位非他乃 太祖高皇帝之所相傳也 太祖高皇帝非他乃臣 治內鳳陽之所自起也元政不綱黷貨無厭羣小擅命橫征暴求是以萬民不忍其託命於 太祖 太祖因而奮其一劒掃清穢濁受天大寶是以得揚而傳之 皇上夫胡元盛時偏員廣大士馬強壯無減於今日之天下而 太祖乃以布衣

取之如摧枯拉朽焉何哉則仁與不仁之驗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先儒之言豈欺我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善鏡者也且皇上代天以子萬民繼祖以保宗社一人之身不能獨治一人之力不能獨運於是設官分理凡以為民所謂巡撫者安撫此一方民也所謂巡按者按察此一方民恐有害之者也所謂知府知州知縣者知此一府一州一縣之民之事不令之失所也今采抽踏勘俱會撫按必有異同動蒙切責起解徵收任委各司

篤言監撓便被逮繫是上自　皇上下至撫按有司
無非爲礦稅計也故謂臣等爲巡援可也巡害可也
知稅知礦知鹽可也豈上天所以託　皇上之意哉
豈　祖宗所以授　皇上之意哉亦豈　皇上所以
設官命名之意哉嗟嗟當今時政之關者亦多矣郊
廟之不親也朝講之久廢也密勿輔臣屢推而不用
臺省各官既選而不補建言得罪者禁錮終身無辜
被逮者幽滯囹圄臣皆不及而獨汲汲以礦稅爲請
何哉曰此病根也夫人之一心理欲不並立公私不

同道此重彼輕勢固然也　皇上既溺志於貨利矣故目之所見手之所接意之所思夜之所夢無非金寶珠玉者所謂逐鹿不見泰山也即有睿哲天亶其間一發見而欲溺茫茫隨而撲涓之矣何能及於政事哉故古之抵璧投珠不通不寶豈獨非人情耶誠懼此意耳伏望　皇上超然遠覽奮厲慮安仰思上天所以付托之意俯念列聖所以傳授之遠察我國家之所以興衰開元之所以云痛赤子之傷殘撫瀕內之疲弊亟下明詔罷天下礦稅其一應內使盡數

撫臣明示中外與天下更始其掘墓殺人事有顯迹者仍嚴勑法司明正典刑傳首四方俾深山窮谷僻鄉下邑皆曉然知我　皇上敬天法祖惠養元元一應虐政俱屬此輩所爲則一私不存萬理明淨將見郊廟必不可不親朝講必不可不復輔臣必不可不重臺省必不可不信建言諸臣必不可不用無辜被逮必不可不釋大、大典自將次第舉之矣由此而紀之史冊傳之萬世必大書曰萬曆二十八年　皇帝用都御史李三才之言罷天下礦稅則至德深仁

鴻名嶽號行與天壤共永矣豈不休哉豈不烈哉而

臣以草茅疎賤亦得附名不朽矣若置臣言而不聽

棄臣計而不用徒令禽視鳥息坐待亂亡被豸懷金

誇耀人士則臣惟有愧而死耳夫貞臣愛君惟以效

忠烈士殉節詎爲圖報況臣束髮立朝渥受國恩已

逐而旋收既廢而復用者哉則臣之竭力效忠感知

圖報尤萬萬不能已者惟皇上留神照詧臣愚不

勝踴躍候命之至

萬民塗炭已極乞賜省覽以救天下疏

李三才 巡撫淮揚都御史

萬曆二十八年六月

頃臣以礦稅殃民如沸如羹竭忠極慮具疏上請蓋郎臣境內之茹苦而知天下之荼毒郎臣境內之流亡而知天下之反側不敢無稽不敢過激直據見聞明開禍福自以　皇上仁孝明決本於天性得臣此疏將必慨然太息潸焉出涕曰何礦稅之流毒四方也如此何內使之暴虐吾民也如此又何奸人之乘機詐害也如此字字如獲荊山之璧言言如得夜光

之珠沛下明詔悉罷各役不俟崇朝始於兩畿達於
四海矣今既月餘矣翹首跂足未之或聞豈左右有
所壅蔽耶　皇上神武不測近習懾畏誰敢寢格自
取罪戾豈睿覽有所未及耶　皇上聰明天縱一目
十行又何至不遑致此耽閣數日以來遠邇傳說亡
有章奏但係礦稅即束高閣一切不省臣且信且疑
且警且駭信斯言也是治亂存亡之機也臣不顧
皇上用是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忌諱而不敢言尤
莫大於固拒而不受言忌諱不敢言罪在下猶可說

也固拒不受言責在上不可說也　臣　之前疏非泛常之疏也國脉民命之所關天心祖德之所在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盖言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不可拒也故

臣　反覆譬喻幾數百言實集億萬人之心爲一心合億萬人之口爲一口剖肝瀝腸痛哭流涕是即上帝明神遣臣以告

皇上也是即二祖列宗敎　臣　以告

皇上也而何

皇上之未即允行也且

皇上毋以民爲弱也

皇上毋謂民可虐也天佑下民作之君

君固民之主也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則民又君之主也故省刑薄歛視之如傷愛之如子人主能爲百姓之主然後奔走禦侮尊爲元后戴爲父母百姓亦長爲人主之主若休戚不關威力是憑劫奪之巳耳斬刈之巳耳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折人之屋掘人之墓奸貪殘賊若近日秦梵等處所奏卽在敵國讎人猶所不忍況吾祖席之赤子無辜之齊民哉窮困無聊呼天叩地奸雄乘機遂生窺竊如徐州趙古元之類是矣夫有土有衆則人皆知有朝廷衆畔土崩則人

皆起爲敵國一旦風馳塵驚四方雲擾介馬之身堀然獨處即有黃金過斗明珠塡海誰爲守之而又誰爲運之祇以藉寇兵而資盜糧耳及至於此即家散萬金人分雙璧亦何救於敗哉夫天下非小也草澤之人至廣且衆也其間欲爲古元之所爲者何限獨以朝廷處置得宜綱紀有道欲乘之而無釁欲挑之而無端故俛首頫心從教從令耳今乃驅之使亂逼之令反一人背去百羣遂奔臣 懼百姓之不肯爲朝廷王也是故古之人君譬之爲六馬喻之爲邪本非

直以其同胞一體不忍殘虐實以此曹至弱至強至微至危亦不敢殘虐之耳試觀叔季之世所以亡人家國者豈在剝獻外患哉民心一去天命隨之歷代相傳之業斬焉絶矣漢唐宋而下可歷而數也吁可畏哉可畏哉語曰禍不好不能爲禍今其樂禍也巳夫臣之心亦苦矣臣之積慮非一日矣有謂臣職巳盡無復有言者臣以爲或屬儀文制度之差或係用人行政之謬所損無幾一言可巳此則何等利害何等喫緊一日不止宗社一日不安若亦以一言塞責

名之曰誤國是謂不忠臣不敢也有謂可遂乞身不
必再言者臣以爲或有不合於時或有不信於上或
有繫念於子舍或有牽情於内顧可以杜門托疾一
辭而去臣則二親已在義當致身羣工見信於朝明
主委任甚重當此危急之日禍亂之興乃遂苟且避
難全軀自保名曰棄國亦謂不忠臣不忍也有謂氣
數實然不當力爭者臣以爲夏暑冬寒天之氣數也
而衣葛衣裘乃以人力而回天山高水深地之氣數
也而用馬用舟乃以人力而轉地即令小民實當氣

數之厄　皇上猶當勞心焦思百計拯救況此氣數在我自爲之而自止之俾各安家樂業只一轉移之間耳安得歸罪歲凶而漠然不之念耶有謂迹類好名不可再言者　臣以爲或無病而呻吟或危明而憂治或虛誕而不情或悻直而太戇有意求名故曰好名今則萬民實在倒懸宗社實在壘卵日夜咨嗟聲淚俱盡惟知有國何知有身況曰身外之名乎倘皇上嘉納　臣言一赦天下則　皇上得堯舜之主之名　臣亦得堯舜之臣之名亦非　臣之所惡也夫都御

史之位不爲卑矣都御史之祿不爲薄矣乃從令則富貴長保不從則貧賤立至顧臣毫無繫戀棄之不啻敝蹝焉豈臣好惡之性與人殊哉所欲有甚於身榮所惡有甚於身辱故舍彼取此掉頭不顧耳 皇上即此亦可以一思矣嗟嗟臣之口舌敝矣心膽裂矣無復說矣倘 皇上猶謂臣言不實臣心有他乞先斬臣頭懸之正陽門外而後親臨朝宁大集勳戚文武大小百官一一面詢果否萬民有水火之苦是否宗社有危亡之憂各處地方曾否有殺人掘墓之

革責兒鬻女之慘大奮乾綱速下 臣 疏盡除前令其一應假旨作威結黨煽虐嚴行各處撫按查勘明實姦佞究罪傳首天下明示中外于以報匹夫匹婦之讐于以洩孝子慈孫之憤 皇天后土二祖列宗實鑒 臣 此言是 臣 草茅之微遂能挽國家無疆之祚鴻毛之軀乃能救百萬生靈之命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豈不幸哉豈不幸哉若 皇上仍不加察照前留中亦望察 臣 無當速賜罷歸別選才賢以補 臣 職 臣 之願也然非 臣 之所得已也 臣 不勝泣血推心待命之至

慶典在即懇乞寬逮繫併停礦稅疏

溫　純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

臣等竊念國家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及按察司多官以刑罰關係民命一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祖宗朝重之未有中使之言輕逮官民亦未有以權柄之故輕遣中使令其威挾撫按有司者又未有任中使之恣睢視役竊弄威權以漁獵小民者今漁獵日益甚而逮繫日益嚴蓋諸棍徒為中使謀非多進以求　皇上喜則有不奉命之禍而且無利欲禍免

而得利即移禍于民不恤又非阻撓之說激　皇上忿則權不重而無大利欲權重而大得利則即併禍官民亦不恤今　皇上果喜果怒而利大半歸諸中使棍役矣不然劉有源之萬六千程守訓之數十萬從何自來而獨一劉有源一程守訓已耶夫　皇上之喜怒　皇上之威福也名雖竊於中使實則落於棍役內何有于法司外何有于撫按即撫按且數為齮齕不安于位而守令佐幕舉人遠矣生員逮至二三十名矣何論軍民或棄之江或毒以刑或掘其塚

或折其臂或拶其乳或坐視羣棍奸戲者不可勝數此何法也欲何爲也無非用財貨也財貨又大半入中使棍役也近棍徒之外又爭請兵或徑招兵陝奉以千計高淮陝增馬堂以百計合各省不下萬餘餉將安出倘未激變何以兵爲既激變矣當罪激變者以其得已而不已也當寬爲變者以其不得已而不得已也則民服而變自消若但深求其不得已者寬縱其得已者是激之者不但中使棍徒必待變成然後已若非大變亦不已是速之使變也況所招之兵

類亡命無藉喜亂偷生始難于養終難于御始令之戚民終將以自戕至于自戕而其究豈臣子所可忍言蓋中使之始而得利也亦喜今而知有禍也則懼故不得不爲招兵聚黨騎虎不下之計然虎豈可終不下而可一面獵貝一面防禍耶亦愚之愚矣方今邊塞有脫巾之兆司農無應發之錢誰不寒心而又使閭閻重足蹙額之地假以狐假虎威之勢縱其魚肉屠戮之慘恐叢林大盈之府亦未至此哉 皇上一閱此等景象宜不待 臣等之詞之畢然而決矣意念

高豈謂東倭西播不難平安何內地之足虞臣等竊
聞有國家者非無暇之患無令名之難以今所聞閭
閻業已盡如陷穽荆楚業已盡在水火縱其民甘心
萬萬無虞然今素所戴我如父母者一旦爲魚肉爲
灰燼不廣戾氣而傷和氣耶且今後覩我　皇上爲
何如主臣等爲何如臣臣等今見南北中外諸臣及
四夷君長鱗集闕下欲以祝延聖壽竊以爲天人相
感以心不以文若第襲嵩呼舞蹈之儀而不以感召
和氣祈天永命之道上陳則亦文耳故臣等伏乞

皇上開霽天顏檢查臣等屢疏俯賜電覽將近逮知府蔡如川推官華鈺知縣葦國賢王正志經歷車任董然檢使貲鄉官吳應鴻舉人勞養魁生員張聚奎沈希孟等在內付臣等法司在外行撫按審奏明實奏請定奪其礦稅各使及叅隨各役盡行收回槓惡如程守訓先正刑章民有不舉首鼓腹以須 皇上如堯舜禹湯文武者臣不信也而天心可格上壽可臻愈于靡文祝禱萬萬矣況爲堯舜禹湯文武也逸而臻上壽爲瓊林大盈也勞而多隱禍昔之揭竿草

澤以爲人驅民爲人乘亂者非內地之民以爲無可
虞者邪而國勢因之矣故曰可畏惟民又曰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非無謂也 臣等又聞壽者受也受天之
佑也猶必 皇上以天下臣民爲心可以受天之佑
而後天之心亦爲天下臣民而佑 皇上以壽耳惟
皇上垂聽 臣等不勝延頸懇祈之至

特禁重征并懲欺罔以安西陲疏

王德完 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

臣待罪該科接得原任遼東把總韓應龍本夫兼管督率則不踏于騷擾之害會同撫按則不徇于奸惡之言查勘明實則不惑于朦朧之見奏請定奪則不駭于憸壬之口綸音嚴重睿慮周詳 臣 之愚昧豈宜置喙第寸心忠愛國有難以容悅從諛者 臣 惟西川三大苦自 臣 足至闕廷已膽裂閭閻矣蓋楊酋煽亂蜀境騷然城邑凋殘人民屠戮者雄兵數十萬衆

縣躙于渝州運糧數十萬鍾轉輸于播地督夫徵價剝肉搒膏闔省疲危三省氿甐逆酋殲滅方藉此安枕息肩渴火肐甦胡又為日朘月消如大病尫羸矣堪加之捶楚譬之裂燹晶熾胡然助以薪燎豈四川之妖星未滅而厄運未除耶既有幸而勦一楊應龍又何辜而遺一韓應龍數年採木十室九空赤子委于溝渠白骨暴于林莽且大木不蓄于八府內地而巨材偏產于苗穴夷巢舟車之所不至負販之所不通故有數百年之枇枯焉計山木一株直十餘金而

挽運輙至七八百人躭延輙至八九閱月盤費樽至
一二千兩上至摩青天下之關黃泉豈惟傑不貲之
財抑且須多人之命夫懸岩直矗嶺以達河必由金楚
三吳以至漕河灣務頭運竣事二運成功今之壯臥
京廠者非西川大木之進上者耶方今二運甫以告
据受賞三運姑以顧旅停徵待其瘡痍收起呻吟俱
悉然後效于公之義勤王事之終何自應龍之逢迎
自瀆赴至于小木變價大是異聞蓋重慶等府濬土
荒崖襄力耕火種遍觀山頂盡赤豈能蓊鬱成青間有

一一小林則付落儲峙以備晨夕爨炊土民護蓄以培墳墓風水各有畛域何得侵害若土司巢穴之小木叢紛豈曰無有然深山窮谷瘴癘烟嵐誰其買之而誰其用之夫在蜀無木可變在朝有命必遵則沿門以包木猶之逐户以包砍也是材數即爲桶數而林箐皆爲窨穽矣豈治世所宜有仁人所宜忍蜀川之鹽推產于井其口僅如一甕即其深計數十丈餘非若池鹽海鹽之生息而無窮也始之錘鑿工費爲甚難而繼之淡涸堋塌爲甚易迺額矣肯鋼鈐新增

又與追呼而鹽引總轄于藩司鹽課率歸于內帑未有漏稅者每聞奏中巡鹽御史私鹽有禁多係郡邑措處以充贖鍰若有餘課增加則鹽商裹足而去宋臣蘇軾三月聞韶之詩將作矣山中種茶以易布粟其課之不可多得猶之鹽也餘茶之不可再榷猶之榷鹽也今羣小之欺惑聖聽者于則曰累巨萬一則曰約稅銀[illegible]萬餘兩猶如捕風捉影畫餅療饑無亂邇時奸宄欺妄成習其在戶曹者姑無論論其在工部如百尺夏榮奏寶坻魚葦課稅可得四萬兩而

順天巡撫李頤查勘揭稱除額課外亦可起科四萬有奇又百戸王心澤奏浙直侵欠歲收貝絹錢粮可百餘萬而鳳陽巡撫李三才查勘揭稱揚州一府並無羨餘亦無也赴冉從縣民王三極奏李繼常等隱占洲田可三十萬餘兩而南京吏部左侍郎李廷機查勘揭稱的係架揑以冀占萬畝之洲田希乞千金之逋課其虛誑錮蔽類如此夫四川之疲困甚矣即三萬之額猶不足以供況愚疾首痛心欲溥 皇恩以蠲恤于額之內乃應龍搖唇鼓舌欲張密網以漁獵

干額之外何其幸災樂禍欺天罔人一至此極乎夫此輩惟顧目前不顧日後之有無虛實惟計囊橐不計國家之理亂安危若取而輕信之則不但爲黎民之寇讎饑寒無所逃命且爲守官之桎梏俯仰莫得伸眉其荼毒西川胡可言盡臣　聞之漢諺曰有功不賞有罪不懲雖唐虞不能化天下近查原奏官夏樂作威生事高將軍誤聽妄言兩人奉綸音姑着冠銜不爲懲創既往何以儆戒將來則韓應龍怙惡不悛益以無所忌憚也伏惟　皇上震發雷霆亟逮韓應

龍明正典刑以爲欺君虐民之烱戒將加採四川塩
余多木收回新令悉賜蠲停則德澤布而殘喘甦奸
諛屛而禍胎戢矣西陲幸甚臣愚幸甚

稅監違旨剝民乞加誅責以安反側疏

馮應京湖廣僉事 萬曆二十九年二月

臣奉 勅湖廣分巡以撫安民人平靜地方爲職臣于二十八年三月內到任目擊內監陳奉萬狀慘虐逮官司士民無數黜陟生死之權一由掌中玩弄楚省喪亡之形已迫而勢不復待也辟之于火燎于鬚眉而欲寬請之須臾不焚矣幸 皇上之少留意焉夫陳奉之所以罔 主上者動稱征稅而所恃以挾官司士民者動稱奉 旨似也不思 主上有征稅之

旨所當奉亦有不擾小民以安地方之　旨不可違今奉之違　旨極矣其毒小民以亂地方　臣不能恐數矣　臣武漢黃三府分任也故得言三府之事又到任未久故得言近日之事三十八年五月內江西稅監陳奉隔省重征商船惟若奉　聖旨這稅課有旨不許重征疊收湖廣內官陳奉如何重收至江西小池口姑且免究今後各處如有聽信撥置違犯的一併重治不饒欽此乃陳奉藐　旨抗違不改仍于本年九月初二日牌委黃州衛哨官杜修曰除差百戶

玉體信縣丞沈繼韶前來征收仰本官督同原役速
赴清江鎮征收稅課如再遲悞定行提究清江鎮卽
小池口也杜修原是私設巡攔李三漢等三十名科
派公堂司房等銀二百餘兩與撫按批仰杜修仍前
管哨不聽陳奉得重征銀兩不可勝記收入私囊不
行解[illegible]進而又分外索有司包稅此其違 旨一也
武漢黃所屬州縣正例礦稅銀兩業十九完矣更于
額外指稱開礦嚇廣城韓知縣銀七千兩黃梅縣庫
銀一千五百兩綠隨項文科趙大漢等共得銀三百

兩羅田縣庫銀一千兩廣濟縣庫銀二千七百兩黃
安縣銀一千三百兩大治縣銀七百兩曾王簿銀三
百兩蘄水縣二千兩畏衆怒而假以五百兩出首具
經被害熊夢松柯大任饒明道等告發巡察可查收
入私囊不行解　進仍于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
妄　奏曰黃州府未完稅銀四千九百五十七兩黃
安縣未完礦銀九百六十兩礦金十二兩蘄水縣未
完礦銀七百八十兩大治縣未完礦銀四百八十兩
夫不言其私騙之多而止　奏其欠之少則額外所

得旨何文鼎原疏　上只着查在先其違　旨二十
也科索之外復行挾騙旨開墓金挾大冶縣鄉官胡
應辰銀一十三百兩富民袁祈銀八百兩徐養正等
各五百兩蔡道通大漢得銀四百兩蘄州富民吳國
倫之子吳賓興等銀三千兩陳奉兄陳萬聖姪陳仲
山各得銀五百兩又挾麻城縣耿天受賣田銀四千
兩收入私囊不行解　進此其違　旨三也差李斷
事恐嚇當鋪鹽店吳大成鮑日昌等十八家得銀一
萬二千兩錢局立爐兩一百二十座各每一座共派

銀一千兩委兒隙兒打造異樣銀器不記其數於總
府衙門造殿五間左右住樓一垂小房百間貯收玩
好不行解　進此其違　旨四也此猶斂財之事也
若近日砍屍之罪則有不忍言者掘大治等縣民孟
蕐張棐言宋朴華楚賢等祖父塚四十七處恨無金
喝衆將刀砍細骨屍抛入江內一時幼弱懷祖而悲
者老徹天而哭過道士復掘挖古塚追獲養身銃一
个木鉢盂一个金舉杖一根玉碗一个金絲燈籠一
對金鏡架并金盆珍寶等項收入私囊不知解　進

否此其違　旨五也此此猶砍屍之事也若近日殺人之罪則有不忍言者委自丁劉二借以查稅爲名日索商蕭繼山等饕恣無忌于十月二十七日劉二欲奸武昌民婦吳氏與徐堂阻之彩棍黃金等三十餘人活將徐堂打死是夜候同伴秦大鬍等押騙銀九損送陳奉買囑庇護收入私囊不行解　進此其違、旨六也又因索私銀不遂綁戶沈金以五十打死焉尸邢思盤兩刀殺死姚奇以投水死李老兒賣三兒丁官兒以夾打死陳朗婦胡氏懷胎七月因長

隨入等強奸不從携七歲女投水死又過黃州河下手拏蘄州赴考生員田九圍將刀背砍一百黃安縣童生陳遂打一百黃岡縣童生殺三人蘄水縣童生五人砍去首足丟入江中府縣官哀救不得此其違旨七也此猶殺人之事也若近日欺國王之罪則有不忍言者　楚國親藩所居年正初七日陳奉與三司臣會飲于省城大觀樓率盜兵五百餘人持大刀數十杷攔截街衢稱武不許人行銃砲連天旌旗蔽日中間騎御馬放火箭驚傷人民陳和尚等激變

居民大費院司約束然後定此其違　旨八也此猶
欺　國王之事也若近日叛　皇上之罪則有不慈
言者奉與沈士問陳登雲等同飲自言我如今之像
個楚王事就到大富貴何難及是招兵數千日有增
益官員人等有不呼爲千歲者輒怒責之陳登雲知
其潛蓄異謀見機逃去向省中人言之洶洶此其罪
又不止違　旨九也夫三府嚇騙之銀如此則十七
府州所得不知其幾百萬三府之殺人如此則十七
府州所殺人不知其幾千萬且臣查　大明律一款

凡大臣專擅選官者斬奉乃一闖官也敢招亡納叛有獻銀三五百兩者即擅受以官爲守備把總千百戶之名或置中軍或委巡視甚至令其查盤隨帶蕭徒各不下百人擅遣傳牌乘轎馳驛毋分郡邑積羨有無其被羣奸詐嚇不至四千兩不已處處遭殃人人慘禍各該有司莫敢誰何從惟垂首喪氣而已此其心尚知有　皇上哉宅知差使應付日給不下數十布滿全楚驛遞之擾物力之疲逃亡日見接踵此臣近日代理驛傳之所目擊者特奉之餘事耳凡此

楚人無不側目重足恨不旦夕食其內而寢其皮也

皇上試觀湯沐之鄉光景如此莫不惻然動念乎切照楚中形勝天下之阻也吮扼塞梁腕引吳越誠

皇上所不可一夕無者顧其地半據蠻苗多闖賊寇且瑣尾仳離之人甚衆況丁皮林稀罕大才相爭加以奉惡不悛人心厭亂勢必有赤子弄兵青衫爲盜者、皇上之令甲不能施而臣等朝露之命不相保天下之事其不寒心者幾矣伏望 皇上洞察愚忱虛中檢勘亟拿陳奉追其處處所騙之贓誅其歷歷

違　旨之罪更換忠愼內臣征收楚稅湖廣十五府
十六州一百七縣焚香祝釐民人撫安地方平靖卽
槃瓠且狙縛焉而　宗祖危亡之形可伏于敝邑

人情屢變怨已在明聖意挽回圖當及早疏

九卿公疏 萬曆三十年四月

照得礦稅一節臣等補牘徒勤不能將順已行之德意伏而思之 皇上或以臣等之言未足憑人情之變未必甚也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蓋最明可見如今日者而漫不爲之圖乎姑無論其小者即關中委官挫辱縣官而致之死縣官旣可殺而何人不可殺何事不可爲又聞各處中使養兵自衛環甲升堂旣非疆埸禦侮之官而千百成羣草菅民命驕恣相

成漸不可制　臣等竊見變之自內作也又如滇南以火燔委官之居遶左以衆驪委官之目若輩自作之孽誠不足惜其如法紀之當惜何曩三楚之脫歸譁而漏網今兩廣之結搆蔓且難圖江淮一帶羣小紛紛東西九邊饑荒藉藉　臣等竊見變之自外作也夫國家令甲殺人有禁聚衆有禁私藏甲兵有禁不幸而有一於此尚以爲變乃今無處不殺人無地不聚衆無人不操甲兵不逞之徒寵之使爲盜賊縱之使爲虎狠其變爲何如者在中使銜恨百姓不殺之不

休在百姓結恨委官不報之不止窮獸則攫騎虎難
下中外之釁愈激愈成 祖宗之法日輕日玩 皇
上試一思之曾有景象如此而能晏然無事者乎數
年以前民怨民恨猶可言也目前之事民變民亂不
可言也 皇上果以撫按之疏爲無據耶彼中使者
皆 皇上信任之人也往以災荒爲托辭今且自言
災荒矣往以激變爲張皇今且自言激變矣往以礦
稅爲民情樂從今且自言難行矣儻令民情將勢稍
有未極人又誰肯瑣瑣日形于疏以取厭惡哉 臣等

備位大僚義關休戚既不能批鱗折檻立挽于平時又不能捍患禦災潛消于今日負慚負罪靦顏多矣安忍復自緘默坐俟其成伏乞 皇上念理亂之故關係非輕安危之機在茲一舉早霈前旨以便遵行則已形之亂猶可亟弭有道之長庶乎永保矣 臣等犬馬一念不勝惓惓

東南反側可虞中原民變踵至乞罷權採以收

人心以遏亂萌疏

九卿公疏萬曆三十年五月

自礦稅再行以來臣等蓋數數言之而槩未奉俞旨也

今已無可措辭矣數日前忽接應天巡撫曹時聘暨

河南礦稅太監胡濱疏揭觀之杞憂愈甚惴慄滋深

終不忍持位固寵束手坐觀釀成大變而負皇上

特達之知請再申一言以俟宸斷可乎夫蘇松財賦

之藪京師百萬咸取給焉中外水陸之衝萬方職貢

戚假道焉此而安則天下安此而危則天下危所稱最敝繁最要會者也其不容一夫作難于其間也明甚乃蘇松則以機戶管文等搶掠報矣中州則以毛兵李舉等倡亂報矣夫管文等何如人也不過一瑣瑣傭徒耳千百成羣鬨然哨聚指稱榷稅臣帖揚言至有替天行道可恨可殺等語賴周知府面許請停劉稅監出示報罷方爲解散而怒氣猶勃勃未已也則稅之爲也故從此實停則可有如不然勢且復聚諭之不信勸之不從　臣不知其何方以處之也李舉

等又何如人也不過一豨豨戍卒耳數千糾聚盤據一隅恣意要挾數日不解至有先取東京教度生民等語頗地方官多方勸諭胡大監平氣息威方爾寂然而虎視猶耽耽未已也則礦之爲也故從此罷礦則可有如因仍行且復逞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臣不知其何術以待之也撫臣曹時聘之疏自謂首惡已擒地方稍靜而 皇上于胡濱之疏亦勑以嚴究首惡脇從罔治似可無虞矣第首惡云者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之爲也協從云者智盡能索無奈而勉從

之之謂也令人人思脫湯火誰爲首惡在在圖解倒懸誰爲協從所謂雖或殺之必且繼之者也　皇上將盡人而法之乎則勢必有所不能抑盡人而寛之乎則法又有所不可盖至於力窮于施而法窮於馭則　皇上約束整齊之具亦太顛倒錯亂不可收拾矣矧數年以來　皇上以礦稅之故赫怒諸臣曾逮及方面矣逮及守令矣逮及士民矣幽囚囹圄三木囊頭泣夜雨而號西風困縲絏而嬰箠楚卽雷霆之摧折不慘於此也泰山之覆壓不烈於此也固宜斷

骨屑氣類首帖耳任吾糜爛魚肉而莫敢誰何可也乃今日圍撓其官明日戕殺其役清源之燼猶然而湖湘之流已赤安民之骨未灰而東粵之屍已碎機戶之誅正急而毛兵之焰復張撫按告變之章接踵道路而廟堂安戢之旨遍揭閭閻如此則 皇上之法令與四海之奉行大較居然可覩也豈其民之敢于無上若此乎勢窮理極爲有所以迫之焉耳語云鹿死不擇音民之于上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今之礦稅無乃鹿視其民而使之不暇擇乎故當此

之時不一改弦易轍而猶以法制禁令從事是沸而益之以薪也醉而強之以酒也尫夫羸子命旦夕而更投之以毒藥也此必不可幾之倖也盍亦撤回中使明罷礦稅拔本塞源嘉與天下更始將膏肓之病一朝頓除而水火之民一夕衽席離者合變者定不費區處不煩告諭不崇朝而措天下于泰山四維之安回視治而愈棼解而愈紏者相去不天淵哉不然狃儆襲訛日復一日挑釁召禍長此安窮豈惟吳會又豈惟中州蓋無之而非是矣此列更有兄之所不

敢言與所不忍言者在也伏惟　皇上念重地不可
骨越攺圖不容再緩省覽臣疏慨賜施行收巳去之
人心安未靖之土宇勿謂臣言爲瀆使之不幸而中
也職掌所關將不容巳臣愚無任激切悚息之至

民變踵至萬分可處懇聖政改圖時刻難緩疏

九卿公疏 萬曆三十年五月

竊惟國家之事治亂兩端世之治也尚憂盛危明以防其亂未有既至於亂而恬不爲之所者蓋亂之形易見即常人能辨之亂之機當圖即世主能知之

皇上英明出世睿斷天成四海情隱洞悉無餘將謂今之天下爲亂乎爲非亂乎清源楚澤之變覆轍之在前者言之寒心近如關中之慘徐淮之擾遼左之激滇廣之釁諸臣疏之已詳未幾而蘇州之機戶以

變告矣未幾而中土之毛兵以變告矣未幾而兩淮之豪商以變告矣蘇松四郡民無常產止逐刀錐而奪其子母之利以致糊口無資揭竿有自玄妙觀之約帖昭昭以稅爲擄而內使疏中稱與稅事無干出掩耳盜鈴之智飾割肉充腹之謀以東南財賦之區而張數罟以壞繭絲竊慮所得不如所失者之多也中州毛兵習性輕悍原非良民國家常示羈縻毋藉調遣譬之養虎者不以全物與之懼其裂之之怒也而明以礦稅之利誘之成貪工食之故激之成變即

內使疏中已言起事起由始於停礦復行之日虎兕出柙利器示人萬衆嘯聚山林爲梗中原狠子野心何所不至異日者將何方以驅之也兩淮鹽商身家俱重安肯甘蹈法網公爲亂端緣連年軍實增及錙銖以致見行之單引壅矣而田應璧又創之以超單每歲之徵納覈矣而曾登科又捏之以貲助見在者既已椎髓聞風者又復蝥心進不能逐什一於奇贏退不能免追呼於閭閻脂膏盡剝門戶凋殘無論揭竿鼓變如近事可虞即使散商業而歸四方國計將

安出也　皇上得無以隨即解散爲幸歟不知所以
解散者由撫按多方勸諭示　皇上不忍加派之仁
傳　皇上不日停止之意故百姓姑聽而姑解之也
今礦稅之害月甚於加派而停罷之旨久等於虛文
再有他變人又誰肯信撫按之言即撫按亦何以再
辭於百姓況其所執者已頒之明旨而其所不足信
者乃撫按之空談乎人人懷憤在在皆然乃欲於解
散之後執一二孱弱無能之人號爲首惡而寘之法
以了目前故事其於國體民情所傷不既多哉夫國

家之法凡文武各官偶因公事激變地方俱從三尺而內使激變數數卒未聞責及一人者即撫按有言監司府縣有言百姓有言科道有言 臣等九卿有言一切置而不理豈 祖宗之法專爲文武各官而設乎抑亦內使之賢人人皐夔個個周孔有非 臣等所敢望下風者乎且其時勢人情糾棘愈甚今日告變明日踵之此處方散彼處效之如在鼎沸若治絲棼萌芽滿地必將圖蔓之難身臂不調尤慮噬臍之及以茲景象近在几筵而坐視宴然將必至如何而後

可厪　皇上之慮耶　臣　等義闗休戚念切安危萬語
千言不避斧鑕則其情誠苦而其心良非獲已者伏
乞　皇上留神省覽毋以人言爲不足惜毋以民情
爲不足畏毋以禍變爲不足憂特賜施行以信前旨
以皂仁恩轉亂爲治在此一機天地神人鑒兹一舉
矣

仰贊聖心仁愛疏

趙世卿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一年

蓋自礦稅二務 聖恩賜罷旋復遲疑以致所在紛然各該撫按諸臣具疏止請不啻詳矣伏蒙 明旨一則曰朕心仁愛 一則曰自有停止之日又以用心撫理巡察責之諸臣諸臣等益知 皇上之心未嘗須刻忘情于四海臣民也惟是民罹礦稅有如湯火 皇上既已出之湯火之中旋又納之湯火之內一時人情大覺洶湧若蒙 皇恩播前旨重申網解湯寬

民沾沃澤則明旨之所謂仁愛者莫過于此舉矣脂膏已盡門里蕭然喪亂可虞揭竿在即則明旨之所謂自有停止之日者無過于此矣夫撫理者惟在安民巡察者莫先祛蠹若民無寧宇其何以安市有重徵蠹何由祛則明旨之責諸臣以撫理巡察者亦無過于此矣臣等細觀諸臣之疏有謂方使之感復使之怨則怨必深者有謂臣無顏以見百姓百姓亦何心以信臣者有謂地方之民稱說草野愚民自幼聞天子口中無戲言者有謂人心比舊愈加驚惶無不

日恐決終無了期者有謂逖遠邊方從來愚昧未識
三殿开其期落成者有謂三鎮庫藏俱因礦稅搜括
已盡兵食勢必仰給內帑悖出者其描寫民情之急
備悉田野之言思之可為寒心讀之令人泣下矧徐
州有頑民之釁江南有羣不之倡滇中有圍燒公署
之事廣有處處激亂之疏閩中有致死縣官之慘一
時清平世界致此地覆天翻此誠千古之所希聞人
心之所共駭者也而 皇上宴然深宮尤若未嘗聞
者豈其聞之而姑以為無傷乎夫天下之禍福造于

皇上之一心以為無傷則其傷立見以為有傷則其傷立消此理固然不爽毫髮臣等愚昧安敢摭拾煩言以瀆 天聽惟就諸臣疏中得之地方聞見最真最確者列以上請期以仰賛聖心以全仁愛于萬一耳實非好為喋喋自取厭惡也至于停止之日在今行之為已遲在後行之恐無及統惟我 皇上留神省覽勑下臣等遵照初諭宣布恩德則以聖躬之安而奠四海之安亦將以四海之富而為國家之富者乎聖德聖政所補非淺鮮矣

民生垂斃情可惻心天語已遵勢難反汗懇乞

俯舊旨罷重徵以救東南殘喘疏

趙世卿戶部尚書萬曆三十二年

臣聞古之言保民者與其興一利不若除一害蓋以興利則開端創始與民更張然能利旦夕未必能利於永久除害則拔本塞源與民休息然不為禍之始是即為福之先世固未有不被之利反貽之害而民不怨者尤未有業燭其害捕蠲之旋復之而民不怨之深者臣觀礦稅以來聲天極地一網無餘而民猶枵腹

忍死飲血偷生不即以七尺殉溝壑者正賴此米糧
此須轉輸交易庶幾備饔飧緩須臾以冀異日之大
平爾近接邸報見蘇松稅監劉成奏爲軫念災荒廣
推德意懇乞　聖慈稍寬商旅以濟民生事奉　聖
旨前有旨米糧柴薪民生日用之需不許徵稅以昭
朝廷因災救荒德意這奏內蘇松四府稅課六萬之
多米糧之稅居半爾還會同撫按委令有司酌量徵
收准照全浙額課四萬兩解進應用待朝門三殿工
有次第奏請停免毋虧國課亦不許困累商民該衙

門知道欽此臣捧讀再三不勝驚怖夫此一稅也此天心降禍淫潦肆害千里洪濤瘡痍滿目閣部之臺省言之地方撫按勘報言之纔博明綸蠲此一稅命下之日萬姓懽呼以故舟車始通戴負擁至野無菜色之殍而家有果腹之人唯是恃此一着得以延至今日也然事之始也有張燁馬堂之銳行事之殷也有高淮之疏請諸璫同心真如拯溺無非兢兢仰成德意云爾臣等方慶天下自茲可漸無毒乃今劉成所奏者原欲減米稅千六萬之半而皇上之

所行者猶欲酌徵收于四萬之中豈以惻隱一念貎瑺尚自勃勃顧以　聖明如天好生而夂有不然者乎抑亦視此日之民生頓異往昔乎不知蘇松四府夙稱重賦又號澤國年來千里赤土盡成野火之墟四輿滙流大爲魚鱉之藪我　皇上深居高拱隔若九閽目不繫閭閻困苦之情心不悉市舶蕭條之狀意必以是爲奇貨可居竊念此區區米糧惟水陸兩途耳由陸者投道泥途車不通軌肩挑背負僅以斗計而又出入于强禦之途是與虎狼分食者也由水

者橫流淺激舟不過舠小艙低戶僅以石計而又往來于風濤之中是與河伯爭命者也又其所挾之貲非鬻賣妻孥以圖朝夕則稱貸子母以逐刀錐茲一旦復羣起而奪之坐使束手街衢裹足里巷市司增價比閭空炯富者廢居失業藏之紅朽之地貧者釜懸壘耻驅之萑苻之間將不揭竿而起則解維而奔耳縱使稅臣殫力經營寧能與千百爲讐而藉其一文之用哉臣言及此臣心欲折伏乞皇上擴天地之江垂蔀屋之照信一定之詔旨察萬民之隱情凡

一切糧稅照舊蠲停原定額銀悉從減半則不惟東南子遺含哺鼓腹而普天率土在在更生其於頌揚盛美寧有窮乎如謂額不可虧亦乞勅下撫按從長酌議另行處補此亦千難之中不得已為民請命非永永便計也方今宇內稅監如川中丘乘雲者素稱安靜近祗以蒼溪渠縣通江秋林變故肆起戕殺多人豈其意念所安抑亦事理必致天下事已然者已如此矣寧堪再益之擾乎伏惟 皇上秉利害而斟酌之亟賜允行以清禍本則宗社生靈久長之福也

臣愚一念朴忠遇事喋喋總爲國計非爲身謀再惟

我 皇上鑒原而宥赦之曷勝激切祈懇之至

請諭旨以安聖躬以安天下疏

九卿公疏 萬曆三十二年

臣等於十六日夜漏下二鼓接 聖諭盡停礦稅臣民歡呼自夜達旦無不翕然頌祝者次日復聞 聖意尚欲必行百僚惶惑萬民愁嘆無不黯然失望者臣等於時即議具疏上聞復以聖躬未寧未敢輕有陳奏比見 皇上批答章疏如平時仰諗聖體清安乃敢合詞以請夫聖躬由病而就安 臣等所同喜也聖德已光而復晦 臣等所同惜也四海水火之民一

旦釋之復一旦增之千秋堯舜之名一旦得之復一
旦失之　陛下試覩累朝以來有此政體否此自
聖心所明不待　臣等詞之畢也夫　皇上所敬者天
地上有災福皆天也　皇上寬民之諭一下海內歡
忭感頌者且億兆人豈有億兆人歡忭感頌仰天而
呼而天不聽聞者乎取民之旨一下海內咨嗟愁苦
者亦且億兆人豈有億兆人咨嗟愁若仰天而呼而
天不聽聞者乎財與民孰重財與天之喜怒災福孰
重則　皇上保民保身之策頃刻而可決矣人之一

身存身內者為重在身外者為輕　皇上新瘥之後正當凝神靜攝一切外物勿以嬰懷試思前月之病侍御清前何人可以代之亦玉滿筒何物可以療之迺知在身外者與身全不相關當其急迫總屬無用何苦以無用之物而敝有限之精神以營之　臣願皇上省思慮以養神平喜怒以養性布恩惠于天下以養神夫天下之苦極矣其望前諭不啻眼穿矣肯慰其雲霓之望而又中收之恐不敢復望矣夫二三之令失億兆人之心也臣恐緩急有詔命不敢復信矣

臣等所慮萬端有心不能盡有辭不能盡但願皇

上力行前諭以安聖躬以安天下臣等不勝懇切仰

祈之至

亟劾正法以平衆怨以解阽危疏

溫純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三十二年

臣等據廣東陝西雲南各省撫按揭稱各稅官激變事情已該兩京科道相繼參奏臣等亦同戶部等衙門叩闕上陳豈其得已竊謂皇上見之必惻然思急捕諸奸而置典刑也迺日蒿目以候未蒙允發豈以報者爲虛聲而受者非實禍耶據臣等所聞其禍之烈更有出于奏報之外其安危關係有若無傷而傷已甚若無奈何而在我有不暇謀不能挽回爲諸

臣所不忍言者臣等以言爲責又安忍不言夫自礦稅肆害民聞若楚之狀　皇上亦聞之數矣然驛騷內地魚肉閭閻巳不堪未有潰而夷狄棄而君臣如廣東稅使李鳳所爲者又有縱殺三命立斃縣官如陜西稅務梁永所謀者嶺南遠在極荒與倭奴僅隔一海即加意撫綏尚慮易搖難撫何李鳳張牙露爪覬覦明旨朱璧題扁妄意興工內劫粵夷外鈎紅夷圖逞私恣輒開邊釁飛而食人甚于虎狼豈止狨狐虐寡積寶堆珍淫穢慘毒如按臣李時華所陳耶此

而不問必待冠履倒置胡越交訌而後爲之所將無及矣秦蜀僻在西壤與諸虜壓隔一墻年來軍餉數月不給礦稅織造一時並舉加意貧安猶懼軍興于餒民散于擾何深求敢招亡納叛貽害生靈置吏張官擅作威福殺無辜之三命死循良之縣官時聞三秦攘臂誓不共天又豈止渭南一縣髮指冲冠如撫臣賈待問所陳耶此而不問必待豪傑解體人心嚮應而後爲之將無所及矣大率邊方之民竊隙易動乘變難弭窮則赴海越塞急則嚮導招呼靡所不至

今廣南爲東之極邊關陝爲西之極邊相繼搏激寃慘莫控而萬里雲南騰越又見告矣蓋楊榮之凌官虐民不在李鳳梁永下也夫遠近荼毒孰非 皇上赤子乎肆剝脂膏以償稅使之欲非順稅使順 皇上也而今以草菅視之民命殘而國家之邦本日薄郎官宰牧孰非 皇上手足乎肆殫力以應稅使之求非屈稅使屈朝廷也而今以贅麗視之甚 故而國家之命脈日索總之稅使借 皇上之威福以十計參隨又借稅使之聲勢爲聲勢以百計土棍又借

奈隨之牙爪爲牙爪以千萬計宇內生靈之困于賦
稅困于不早圖于採辦造作轉運者方處處無樂生
之心而能勝此千萬牙爪之吞噬搏擊否　皇上不
觀楚今乎楚在去年此日是何等景象在今年此日
又是何等景象楚有一陳奉則全楚皆陳奉而楚事
危楚去一陳奉則全楚無陳奉而楚事安纔一更置
楚民之倒懸漸蘇并礦稅盡行停止不知閭閻之懽
呼而頌聖德者又何如伏乞　皇上檄各省撫按之
疏體各省哀救之情大奮乾剛毅然獨斷將李鳳

逮下理寨永楊榮革任臣京嚴勘官民致死根由拯

四方 依之民解一時矛戟之勢礦稅一邊前諭停

止向 [illegible]吏之變亂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不然

恐一[illegible]四百呼一動百動天下之大事且去致他日追

悔欲如今日之易稅不可得矣 臣等即捐軀而效何

益焉